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一
四

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楊尹深相賞好如布衣
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
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勅答曰此是
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勅曰郊廟歌辭應
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
多舛謬子雲作成勅並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
自云吾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勅云臣昔
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



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
止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
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
之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
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評子
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
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
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遙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

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各迹子雲乃為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喜自外答餉不
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初復為侍中
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二年宮城失守
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
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
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
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
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子雲弟三暉字景光少涉學亦

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二慧經退
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
善容止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累遷給事黃門侍
郎南兖州刺史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暉鏘鏘鑑
並爲開國縣公各一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高帝踐
阼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改授前將軍都督揚
州刺史國家初創映年少臨神州莅事聰敏府州曹局
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

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
風韻超詣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
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以謀反兄弟並伏
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
所愛宋世解褐秘書郎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
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都

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繳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
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祖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
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
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
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
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
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
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於御前

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
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甚下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
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
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
於漢明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
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
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
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
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昭小字三昧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
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母慟
輒吐血故高帝憫而愛之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其貧
諸子學書無紙筆擘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指點
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
靈運體以呈上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
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辭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

太守加都督上遣

儒士劉瓛住郡為畢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
尚書丞現或言畢有非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
無寵未嘗處方岳嘗於徃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伴帝
笑曰汚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
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郡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
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
上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
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
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

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嫉偏不知悔好文善射爲當時獨絕武帝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仍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耳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園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上舉酒勸畢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謂臨川王暎曰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畢畢曰臣

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且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王子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使殿中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勅車府給副御牛一頭勅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後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

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
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祿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
真率為飽食盡歡而去尋為丹楊尹始不復置行事自
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
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
子良在殿中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
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鬱林既立甚見馮賴隆昌
元年薨時年二十八贈司空班劔二十人

安成恭王暉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
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
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
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
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聖顏微
見瘦損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
楊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
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
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
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曰聞鸞於
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
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
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
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
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徒履至
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

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
隋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
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
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
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
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鏘
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
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
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挑牆叫

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媿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王疑見而撫其首嗚咽以告高帝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祕書丞袁彖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命彖爲廣興王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

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
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
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
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
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為始興
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
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
監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
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

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藉藉
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
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
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衆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
明等未晚居二日曇哲還言顯達已遣家出城日夕望
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
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
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

通志南齊宗室傳五 四十八
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棕棕
荅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
古人云善閉無關捷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
義由是清謐鑑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
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
為毒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
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
玉匣之類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周乃遣功曹何佇為之
起坟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

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
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罇于獻鑑古
禮器也高二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
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以手振芒則
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
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理九年為散騎常侍祕
書監領石頭戍事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薨時年二
十一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
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
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
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
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
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
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
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曰蓋亦天性

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稱賞帝謂
鄱陽王錡曰闍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
吾欲試之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
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
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垂淚曰下
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
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
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
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隆

昌元年爲侍中領驃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執權
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
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
七絃而已百人亦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畫
眉欲益反斲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
平生哉當時以爲詬言常忽忽不樂者脩栢賦以見志
曰旣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
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

之志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
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
第取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
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
害之時年二十江敷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
鋤其脩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

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加平生聞者莫不

歡欵濟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畿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干時人有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巖器又有金蠶銀蠶等物甚多條以啟閭鬱林勅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溜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澗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

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崩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初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賚藥徃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冥之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鈇字宣胤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鈇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鈇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婚流涕不

自勝豫章王肅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常晝卧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性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俛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毀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南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
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
秘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武帝在
郢遭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
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高帝謂荀伯
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杖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

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
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
子為都督雍梁二州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自此始也先是梁
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文範代之文範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
太子慮其為變乃遣人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
因執誅之時襄陽有盜發古墓者相傳云楚王家大獲
寶物有玉鏡玉笈玉屏風之屬有簡書青絲編簡廣數

分長二尺依前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
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也二
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
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
王喪也今鑿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
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
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
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
凶不相干宜以衰經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
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
月有閏小祥疑應言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
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
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
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初高帝
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
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杯從容有
風儀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

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顥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
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
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
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
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
太子僕周顥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策試諸
生與王儉等論五經疑滯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
丹陽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
猷堂錄二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

亦非送太子省見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
疾館以養窮人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
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
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
異石玩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鄣
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
撒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過
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
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

太子使宮中將吏更蕃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
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
還過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
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
在宮中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
王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
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戒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
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
門政當掃墓以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

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一年正月太子有
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宗明殿
時年三十六朝野驚惋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
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暮朝臣齊衰
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暮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
後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勅有司隨
事毀除以東田殿堂廡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
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
思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每苦救解

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
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
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
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
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
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
自此公後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
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

人給其新蘇郡閣下有虞翻舊林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西邸起右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飲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扇箆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
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
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楊尹
開私倉振屬縣貧民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
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
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

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
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
暮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
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
軍繚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
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
鎮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
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
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學之士皆游集焉善立勝

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
朝貴辭翰者皆發教撰錄是時武帝新視政水旱不時
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
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
須輸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
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
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求久或聞長宰須令輸
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又言二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
所資罕不自出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刻圍桑品屋以準

賞課致令斬植發屯以避重賦破民敗產要利一時乃有恐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卿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甚納深見寵愛

又於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於卽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勢頗以爲失宰相體然歡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病貧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

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鉢曇花子良按佛
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
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官皆已變服物議
疑立子良俄頃而帝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
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
時務乃推明帝於是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
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
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自帝
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

後諸王皆出子良之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
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
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
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
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歛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
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豫州牧綠綬綬備九服
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

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初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
太子葬夾石子良臨祖送望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
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
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寓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
奔走陸慧曉於邱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
謂王融見殺而魏顛破膽道路藉藉又謂竟陵不永天
年寧有之乎彖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
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

融雖爲身計

其二

事以至於

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澀耳聽
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
嗣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
永元元年改封巴陵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
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公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
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
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
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賴子恪至乃免自

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
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
侯昭頴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
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
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
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同黨皆伏誅梁
受禪降詔胄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
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
咫尺之內以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悞而已好著述

書著西京新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
歡心及亂王為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
陽北臨或有穹廬毡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
自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
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
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
王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鍙金薄裹箭腳亦
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
曰汝比令讀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就得物如風過耳
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
卿還第至帝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置兵佐都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
屋梁柱際出血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

是有子長留

信

城臨淮二

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
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
忿拳打車壁武帝矢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
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
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
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
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為改名為仲舒
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

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
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
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
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
響聞有臺使不見勅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
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
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
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
群小勅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

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
有兒反父身不作賊直是粗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
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反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
灑泣又送牛酒果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
單舸奔逸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
將白衣左右三千人乘解艦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
惠太子素忌子響密屬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

屬籍賜為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
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
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
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蹙
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
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援何意答曰援子前日墮
崖致死甚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歎不自勝
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士疑為子響表請
還葬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
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及范氏薨而
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
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暮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丹楊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
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
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
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
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

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
有思想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
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鬘盛水漬其莖欲華
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
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鬘中稍有根鬚當
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充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
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
勅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豫

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子懋啓求
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
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
江州刺史勅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白
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辭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
而反身是王者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
於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勅旨
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
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

英防閣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閣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
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
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
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討瑤之馳告明帝於
是纂叢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
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襲湓城子懋先
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

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
曰今還兵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
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
說子懋于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
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
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
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
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鏡琳之以袖障面
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

爲喪殯董僧慧并揚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
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
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
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
耳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
之還具白明帝乃貸死配東冶每言及九江時事輒悲
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縮爲書參其消息
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
卽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

知子懋既敗于林之歡其逃也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
懼吾欲逃也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
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
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
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
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
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

通志南齊宗室傳五 六
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
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盧茹九
以服冀自銷損然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
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
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
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
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
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
王三年失國 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
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
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
堪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
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
竹為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
孝感所致主簿劉駸及侍讀賀子喬皆為賦頌焉建武

元年位護軍將軍一年見殺時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伯手自執鳩逼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澤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

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履織飲器等
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
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
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諮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求
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
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
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
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飢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

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謂典籤也
軍范雲答曰諸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倍本之
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
陽江夏最有名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
時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
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

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三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衡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有盛

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愛見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群臣奉賀物各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宣城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
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始驗永泰元年子夏
誅年七歲

文惠諸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宣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

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

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
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
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
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諸子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

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署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朶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

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休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柁輿手執絳摩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

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
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部裹之令群小
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
少日乃殺之

盧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
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璠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譙太守王
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璠向臺城百
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
十人射之衆棄寶璠走寶璠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
尉馳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璠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
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璠鄱陽王中興二年
梁武克建鄴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闈人顏文智與
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牆夜出寶璠具小船於江岸變
服潛赴江畔躡禱徒步脚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

黃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達等三人棄家將寶黃遁匿山湖賃驢乘之晝伏宵行達魏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諭情理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黃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黃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

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洛陽宣武禮之甚重伏訖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上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曹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勅宣武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黃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刺史鎮東將軍丹楊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黃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宣武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

軍生寶童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暮猶絕酒肉慘悴
形色蔬食羸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實要多相憑
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童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寶童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逢梁
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童率衆大戰破走之寶童
勇冠諸軍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
南伐寶童又表求行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
汎溢寶童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
慶以極法詔恕死免其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公主公
主有婦德事寶童盡禮相遇如賓永平四年盧昶克梁
胸山戎以琅邪戎主傳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
軍救之詔寶童為持節假使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
昶昶節度寶童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
寶童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
刺史及大乘賊起寶童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
滅之靈太后臨朝還都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
徐除寶童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
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童

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
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
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
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為殿中尚書寶璽之在淮
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璽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
存雪覆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
軍乃起學館於郡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
論經義勤於聽理吏庶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
射善於吏職甚有能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且朝之譽
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
諸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久茲令問自比以來官
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
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質名實皆爽
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
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
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夕月遙散落都盡累
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

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
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
莫斯爲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
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
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
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
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
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
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

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濬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
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
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
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
非臍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
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
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
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

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
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
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
其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
曹皆明辯在官日月且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
上下游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
正 復詰委下容其進退
善臣 書於黃紙
下一通則

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
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
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
度為大都督秦王賞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社
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
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
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
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
脩義高聿停軍隴口又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

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彥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彥侍中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
吹寶彥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
憚之關中保全寶彥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
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彥死罪詔恕
為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
合門皆盡粲降寶彥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
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彥自以出師

以侍中黃門印署堂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庸庸考考維
之日然後對其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
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闕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
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常例至如接流引比之訴貪榮
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蔓草難除涓流
遂積穢我舜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
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第四子西豐侯
正德降魏寶彥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
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覺結禍深痛纏

骨髓日暮途遙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洛陽朝廷
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
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
其第四子念三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
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
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
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
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寅與大都督桂延伯擊天生

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
疑沮及遣御史中尉勸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寅謂密取
已將有異圖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嬖一
子不嬖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
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
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
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
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義

將討寶童寶童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圍寶童
軍至白門寶童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
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童爲
太傅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
及寶童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
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
寶童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
朝冀將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
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寶童人云李尚書高

黃門與寶童同歎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
若謂寶童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
豈非陛下御歷之曰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
於太僕馳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持酒就之叙故舊因對
之下泣寶童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
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寶童訣別慟哭極哀寶童亦色
貌不改寶童二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
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童反伏法次子權與
小子凱射戲凱激矢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

無禮公上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
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
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